



世俗白菜

□刘文波

读到白居易一首写白菜的诗：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。”

面对满园的白菜，诗人一定觉得做棵白菜其实也不错。自然界的风刀霜剑带给它的是退去铅华的轻松和自然；霜威深重将其由青涩转为饱满、甜润，霜气成了它走向成熟的最后一道淬火工序，经过了霜雪，方能掘出生命的醴泉。

经霜的白菜如同人到中年，没有了浮躁与火气，将所有的峥嵘、锋芒内敛为馥郁和充实，密植着繁茂的心事，向内心生长，在内里生花。

过去，农村几乎家家都要种白菜。从立秋下种，到小雪收获，要经历八个节气的孕育。这段日子里，白菜娉婷袅袅地长在家人的地头和院落。别看白菜尚小，从初生到刚长出几片肥硕鲜嫩的绿叶，便让农家饭碗散起清香。清晨，母亲踩着晨露间下一筐嫩苗，回家洗净准备下锅，心急的父亲往往先用焦黄的煎饼卷起几片嫩叶，吃得齿颊生香。母亲则将洗净的小白菜用热水余一下，切成细末，再加豆面，做成白菜小豆腐。豆香、菜香能打牙祭，一顿吃不完，下顿用葱花、姜丝炸锅炒着吃，滋味更足，常让我们吃得热汗直流。

过了小雪，菜窖里和屋檐下，挨挨挤挤地堆满了青绿的白菜，如同院子里成山的柴火一样，让人感到冬天温暖无忧，因为那一冬的菜蔬有了着落。

母亲常将未卷结实的白菜洗净了，砍去根，腌成咸菜。十几天后，菜叶通体微黄，酸咸可口，合着粗茶淡饭，将清淡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

卷得结实实的大白菜，如同庄稼人的言谈举止一般实在，母亲能用它们变换出多种花样，蒸、焖、熘、炒，调剂着一日三餐。不变的是白菜，丰盈的是日子。白菜的宽厚大度，让冬日的农妇有了施展才干的余地。而我吃得最顺口的是母亲做的蒸白菜。进入腊月，蒸上一锅大白菜，悠悠的日子就有滋有味了。

蒸白菜做法很简单，将三两棵大白菜洗净，将油盐、葱姜、桂皮、豆瓣酱入热锅翻炒，然后将白菜一片片下锅，添汤用小火焖炖。经济宽裕时，母亲会买几斤猪大骨，或者宰只自家喂的小笨鸡，先将鸡或骨头煮至八成熟，再将白菜下入汤中炖。这样炖出的白菜香而不腻，久吃不厌。有客人来了，捞上一碗白菜，再用一层嫩嫩的鸡脯肉盖在菜上，就满眼是肉了，如群山落雪，层次分明，能上得了宴席。现在想来，那披在菜上的丝丝鸡肉，犹如黄公望笔下的披麻皴，倪云林墨中的折带皴，有养眼养口的滋润。

所以说，那些最廉价的，或许是最昂贵的；那些最普通的，或许是最长久的；那些最淡然的，或许是最亲近的。酒肉海里最能温暖我们肠胃的，其实还是那一盘母亲腌渍的酸白菜或蒸白菜，让我们能品出故园故人的风情。

铁观音之韵

□张梅

冬天，特别依恋有暖意的东西。

“茶”是一个温暖的字，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为开门七件事，唯有它，让凡俗生活多出一分清雅。静观茶字，不就是在草木间，喝着这雨露滋润沐霜经雪的叫茶的植物，由茶悟禅或悟道，随着茶汁润在心头的，已经不仅仅是解渴的功能了。

夜间独饮茶、静对书，都是常事。送茶人不在，情意是两个人的事，喝茶却是一个人的事。提着铁观音茶盒回家，初次受茶为礼，君子之交味如茶，淡如水未免寡淡，而味如茶恰到好处，或苦或甘，或浓或淡，都是人生常态。

铁观音有中庸之美，是处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里的“半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观音本是大慈大悲，冠以“铁”字，可谓刚柔相济。

铁观音不像猴魁，片片扁平，意气奋发。茶叶呈粒状，暗绿色，并不惹眼，亦不知其真面目，注入水后茶叶才缓缓舒展，这一过程极为含蓄。别看托于手心貌不惊人，等它们在水中款款散开，叶边缘有疏齿，叶片沉稳，蓬松漂浮了片刻，便稳稳地沉于杯底，极为恬静，不像有的茶，似有一颗不安定的心，起起伏伏。铁观音此时似老僧打坐，紫砂杯是小小的寺庙。茶在杯中安静如斯，我在室内亦安静如斯。

揭盖闻香，茶香也揭竿而起，全是写实派。前一段时间喝九华佛茶，香得过于淡远，而碧螺春之类，香得比较婉约，

有江南风韵。起初怀疑铁观音香味是否过于浓郁，可三五泡之后也茶香袅袅、情意绵绵的，回味依旧饱满浑厚，于丹就曾用“雍容方正”来形容过铁观音。

本来我喝茶不读诗，尤其不读写茶的诗，觉得随意就好，不去附庸风雅。可这次不同，茶叶筒是朱红的底，茶文茶诗挤挤挨挨，写铁观音的有“七泡余香溪月露，满心喜乐岭云涛”，可见其茶香耐久。不记得自己续了几次水，有诗为证，虽然无溪无月，但心中喜乐是有了，喝了茶，神也清，气也爽。

茶于水，恰似我们入尘世。初入，葆有赤子之心，童稚纯净，久之麻木平淡，缺乏激情，多数茶亦然，久泡淡而无味。铁观音则不同，香得有韧性，持久，这于入于茶都是不易的。

茶经七泡，犹如人人古稀，铁观音不是风烛残年的古稀，而是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古稀。因我惜茶，继续续水，仍能品到茶中余香。这香，满有满的丰厚，薄有薄的余韵。

末了，腹中是铁观音的茶汁，杯中是铁观音的茶渍，与平时的茶渍相叠已无法分清。我不知道铁观音的茶色，也不在意。茶色如人之衣裳，明亮或暗淡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内心的冲淡或清芬。喝到夜深茶香还在，像值得深交的友，默然欢喜，寂静相对。

铁观音平缓和善体贴，有铁的耐久和观音的悲悯，冬的寒凉里，有铁观音相伴，心境无虞。



草瘦冬暖

□葛亚夫

北风一吹，草就瘦下来。在冬天，草像老人一样，喜欢扎堆，在阳光下晒时光。

我是在公园邂逅冬天的。几位老人，坐在和他们一样老的草地上，谈着更老的事。冬天使时间变得迟钝，有些老，有些旧。父母也是这样老了，那身老棉衣，把时光和容颜都穿旧了，但他们身手矫健，割草翻地，总有忙不完的活。

忽然，就想家了。“三十而立”，我年至而立却无立。一个奔三的男人，站在街头，两眼湿湿地想着家，备感羞愧。还好没人发现，还好父母经营的家，永远都给我留着一扇门。

门是虚掩着的。我从厢房到堂屋，从西间到东间，打开柜门，拉开抽屉……我不是要寻找什么，只是想看看，它们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。院子里，响起鸡鸭的欢呼声，我知道是母亲回来了。我不好意思地探出身，母亲看见我，愣了愣，说：回来了。

母亲靠门站着，门上的伤痕已无迹可寻。上次，因为我的婚事，我们大吵一场，我赌气地摔门而出。母亲生气地说：不结婚就不要回来。我回应：不回来就不回来。可是，我又食言了。

母亲拘谨地搓着手，倒杯热水，递给我，说：焐焐手，天冷。我捧着茶杯，一股暖流瞬间覆盖住我。我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来。我抚着母亲蓬乱的头发，摘下上面的草屑。时光就像荡秋千，小时候母亲做的事，现在轮到我了。我试图拨去母亲的白发，但那些老去的时光太多，我竟然无能为力。

我四处寻望。母亲说，在南湖扒草根呢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

在找寻父亲。我说，我去搭把手。母亲笑笑，开始喂那些聒噪的鸡鸭。恍惚间，时光又回到多年以前。

在坑沿上，父亲的腰弯得比草还低，那么凛冽的风，都无法接近他。父亲撇下棉袄，高扬着锄头，浑身热气腾腾。看见我，父亲停下来，说，回来了。我“嗯”了一声，缩手缩脚地拿过锄头：我扒一会。父亲看看我，笑笑。在他眼里，我还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孩子。

我似赌气般地扬起锄头，扒得虎虎生风。可很快，我就偃旗息鼓了。父亲是对的，我不是这块料。我蹲在父亲身边，捡拾土里的茅根。我没想到，土壤竟很温暖，像父亲粗糙的笑脸。那些白白胖胖的茅根，像熟睡的孩子，蜷缩在泥土里酣睡。

见到你妈了？父亲问。我点点头。父亲说：别和她斗气，现在你也安顿下来了，该考虑结婚了，做父母的不就图这个……我望向别处，满坑的茅草，干瘦如柴，随着风，贴着地，蹒跚在时光里。草瘦为根！谁能想到，它们怀里酣睡着白胖的茅根。

父亲让我回去，帮我妈烧锅，他要再干一会儿。我问：弄那么多干吗？父亲说：茅草可以扎扫帚，茅根可以入药，卖点儿钱，帮你交房贷。我没吱声，很想哭。《诗经》里说：何草不黄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将？经营四方。或许，我们一齐错了。我要经营的不是四方，还应有家，有父亲，有母亲。“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”我真的该成家了，不能再让父母失望。

我背着茅草，父亲背着茅根。我们都走得小心翼翼，就像父亲背的是我，我背的是父亲。